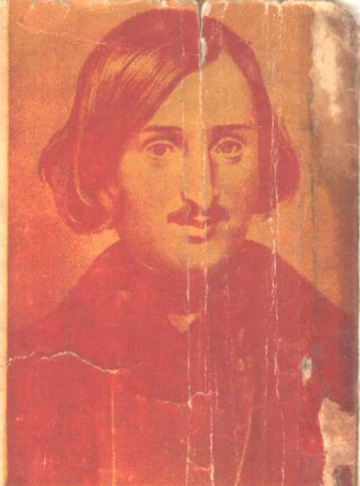


蘇聯戲劇譯叢



欽差大臣

果戈里著 芳信譯

北流書

PA
R
79

行刊店書藝海



蘇聯劇譯叢

欽差大臣

果戈里 著 芳信譯

1950年4月第一版上海印0001—2000册

1950年10月第二版上海印2001—4500册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發行人 戴鴻模

陸 楚 書 店

上海中央街24號211室 北京和內文昌閣14號

大華印刷廠承印

(88) [F9] 5.00元

性格和服裝

演員注意

市長是一個服務了多年，非常任性而愚蠢的人。他雖然是受賄賂的貪官，他的態度可是威嚴堂皇；他很真誠，甚至講幾分道理。他的聲音既不高也不低，他的說話既不多也不少。他的每句話都有意義。他的面貌粗野，就像從最卑下的職位，開始從事艱難的工作的人的面貌那樣。由恐怖到快樂，由卑屈到傲慢的轉變，都是很突然的，特性發展到了粗暴的程度的人才會這樣。他照例穿着有飾扣的制服，和有馬刺的長統皮靴。他的頭髮剪得很短而且帶灰白色。

安娜·安得烈芙娜，他的妻子，是一個鄉下的中年俏婦。她的教育半靠小說和叢書，半靠照料家務以及管理女僕。她很好問長問短，而且常常表現她的虛榮心。有時候她佔到她丈夫的上風，就因為他不能夠回答她，可是這種權力只限於瑣屑的事情，只是一些枕頭狀和責備的言語。在全劇的進行中，她換四次衣服。

希勒斯太可夫是一個二十三歲的青年，很高而且很瘦；他有些羞，正是所謂浮燥的人，在辦公廳裏大家都叫這樣的人做「屈死」。他的說話和他的行動是不加思索的。他不能夠把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任何思想上。他的語言是突發的，他的說話老是意外地脫口而出。演員越是把誠實和單純貫注到這個角色的身上，他的表演就越成功。他穿得很時髦。

奧西泊是一個普通的男僕人。他說話誠懇，而且有點兒謙卑的神氣；他愛講道理，並且喜歡在主人背後教訓主人。他的聲音差不多是不變的；他跟主人談話的時候，常帶着嚴厲的，突然的，甚至有幾分粗暴的表情。他比他的主人更聰明，所以他能夠很快地領悟一般的情勢；他可是不喜歡多說話，他是一個沉默寡言的壞蛋。他穿灰色的或者藍色的衣服。

波布欽斯基和陶布欽斯基，兩個人又矮又胖，而且很愛問長問短，他們彼此像極了，他們的肚子都有點兒挺起來；他們說話很快，帶着很多的姿勢。陶布欽斯基比波布欽斯基更高一點兒，更莊嚴一點兒，可是波布欽斯基比陶布欽斯基更痛快，更活潑。

法官阿姆摩斯是一個讀過五六本書的人，因此他有幾分是自由主義者。他很愛推測，所以 he 加重他所說的每個字。扮演這個角色的演員，應當保持意味深長的表情。他用拖長的低沉音說話，帶着啾啾啾啾的聲音，就像一隻老鐘，先發出吱吱的聲音，然後再敲出來。

平民醫院的總監是一個很胖很討厭的蠢人，此外，他可是一個陰謀家，一個壞蛋。他的官派十足，並且挺愛管閑事。

郵政局長簡單得到稚氣的程度。

其餘的角色用不着特別解釋：他們的原形差不多就在眼前。

演員們對最後的場面應當特別注意，最後的台詞要在所有人的身上生出觸電似的震動。

全體應當立刻變換這個狀態。驚愕的聲音從所有的女人們的口中同時發出，正好像從一個心裏發出一樣。如果不遵守這些指示，那一切的效果會完全消滅。



人物

安東·安東諾維奇 市長。

安娜·安得烈芙娜 他的妻子。

瑪麗亞·安東諾芙娜 他的女兒。

路加·路克希 學務總監。

他的妻子

阿姆摩斯·費多洛維奇 法官。

阿特米·菲力薄維奇 平民醫院的總監。

伊凡·庫基密乞 郵政局長。

陶布欽斯基

住在本城的地主。

波布欽斯基

伊凡·亞力山杜洛維奇·希勒斯太可夫 從彼得堡來的官員。

奧面泊 他的僕人。

葵助・伊凡諾維奇 本城的醫生。

費多・安得烈夫維奇

拉斯太可夫斯基 退職的官僚，本城的要人。

斯狄潘・柯洛布金

斯狄潘・伊里奇 警察局長。

斯威斯克諾夫

蒲哥維斯欽 巡官。

札齊莫達

阿布杜林 一個商人。

費郎雅・白特瓦・薄西里蒲金 銅匠的妻子。

排長的寡妻

米希卡 市長的女僕。

旅館的夥計

男女來賓，商人，市民，請願人。

第一幕

(市長家裏的一個客廳。)

第一場

(市長，平民醫院的總監，學務總監，法官，警察局長，醫生，以及兩名巡官。)

市長 諸位，我請你們到這兒來，因為我要把一個最不愉快的消息，報告給你們聽：一位欽差大臣要上咱們這兒來了。

阿姆摩斯 什麼，一位欽差大臣？

阿特米 什麼，一位欽差大臣？

市長 一位從彼得堡來私行察訪的欽差大臣。還帶着祕密的使命。

阿姆摩斯 哎唷，糟啦！

阿特米 這一來可夠麻煩啦！

路加 哦，天呀，還帶着祕密的使命！

市長 我感到過一種預兆。昨兒整晚，我一直夢見兩隻挺奇怪的耗子。實在說，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耗子：全是黑的，而且大得不得了。它們來了，到處聞了一聞，就走了。現在我要唸一封信給你們聽，這封信是安得烈夫·伊凡諾維奇·乞密可夫寫給我的。阿特米，你是知道他的。他的信這麼說：「市長仁兄閣下，」（他放低聲音喃喃地唸着，很快地看信。）「……應奉告者。」哦，在這兒！「弟所急應奉告於吾兄者，聞某大員奉有祕密使命，行將蒞臨全省察訪，對於本縣，尤爲注意。」（慎重地舉起他的手指）「該大員雖云改裝察訪，然弟處所得消息，確係來自最可靠方面者。深知吾兄，亦染普通官場積習，輒犯小錯，蓋吾兄爲精明者流，凡財物到手，決不放鬆故也。……」（稍停）唔，這兒都是一些私事。「……吾兄務宜諸事留意，因該大員現雖尚未到達，私行訪察之地點不明，但隨時抵境，此可斷言者也。弟日前……」呃，下面談的是家事：「舍妹安娜與妹夫伊凡，均來寒舍作客，妹夫甚爲發胖；彼時奏提琴，愛不釋手……」諸如此類，等等

的說話。大概的情形就是這麼樣的！

「姆摩斯 對啦，這不是一件普通的事情；簡直重大極了！一定有事體發生。

路加 爲什麼呢，市長；這爲什麼呢？幹嗎派一個欽差大臣到這兒來？

市長 爲什麼？顯然是命中注定的。（嘆氣）感謝上帝，到今兒爲止，他們都一直在別的地方察訪；現在可要輪到咱們頭上來了。

阿姆摩斯 安東市長，我想這一次，一定有微妙的，而主要是政治上的原因。這意思就是說：俄羅斯……對啦……俄羅斯快要打仗了，所以政府派遣大員出京調查，有沒有通敵的情形。

市長 你這話是從那兒來的？還算是聰明人呢！鄉下地方有通敵的情形！難道這是一個邊城嗎？嘿，你騎着馬從這兒跑三年，你也到不了什麼外國。

阿姆摩斯 不對，我告訴你說，你不知道……你不知道……當局有微妙的眼光：無論多麼遠，他們決不會放鬆的。

市長 他們放鬆也好，不放鬆也好，諸位，我已經警告過你們了。喂，在我一方面，我已經作過種種準備了，而且我也希望你們準備一下。阿特米，尤其是你！沒有疑問，這位路過的大員，一定會先去考查你所管理的平民醫院，所以你得把什麼東西都弄好；病人的睡帽要洗乾淨，病人的樣子不要弄得像鐵匠似的，好像平常他們在家裏那樣。

阿特米 好，沒有關係。如果你要這樣的話，他們是可以戴上乾淨睡帽的。

市長 對啦。而且要在每張病牀上，掛上一塊用拉丁文或者用別的什麼文寫好的牌子——喂，葵助·伊凡諾維奇，這是你的事情——寫上每種病名；什麼時候得病，某月某日進院……還有一件糟糕的事情是：你的病人抽那樣強烈的烟草，誰一走進那所屋子，誰就馬上要打嚏噴。不錯，病人還是少幾個好；要不然，人家馬上會說總監不好，或是說醫生沒有本領。

阿特米 哦，關於治療方面，葵助·伊凡諾維奇跟我是主張特別治療法的：越聽其自然越妙；咱們不用價錢貴的藥品。人是單純的東西：如果他要死的話，他就會死；如果他要好的話，他就會好。再說，要葵助·伊凡諾維奇去跟病人講話，這也是很困難的事：他連一句俄國話也不會說。

（葵助·伊凡諾維奇發出有幾分像「噢」似的，有幾分像「呃」似的發音。）

市長 阿姆摩斯，我也要勸你當心一下你的法院。在訴訟人常常進去的控告室裏邊，法警養了許多的家鵝和小鵝，它們就在你的腳底下穿來穿去。當然，一個人從事家庭的副業，是值得獎勵的，爲什麼法警們就不許飼養家禽呢？不過，在這樣的地方，你知道，這是很不體面的……我早就想叫你注意一下的，可是不知怎麼一來我倒忘了。

阿姆摩斯 那麼我今兒就叫人把它們全給趕進廚房裏去。你要是高興的話，請過來便飯。

市長 此外還有一件糟糕的事情，你把各種骯髒不堪的東西全晒在法庭上，還又把打獵的鞭子掛在放公文的櫥上。我知道你喜歡打獵，不過你最好暫時把它收起來；等到欽差大臣走了以後，那你再把它掛上去好了。還有你那個陪審官……當然，他是一個博學多才的人，不過他身上發出的那股怪味兒，就好像他剛從釀酒場出來似的——這也不成話。這件事，我以前早就想對你說起，可是不知怎麼，心不在焉就給忘了。要是像他自己所說的那麼，他天生有這麼一股味兒，可是醫治的方法還是有的。咱們可以勸他喫葱，或是喫大蒜，或是喫別的什麼。在這樣的情形之下，葵助·伊凡諾維奇可以弄點什麼藥品給他醫一醫。

（葵助·伊凡諾維奇發出同樣的聲音。）

阿姆摩斯 不，要把這股味兒弄掉是辦不到的。他說他小時候給他媽摔了一跤，從此以後，他身上就發出一股伏特加的酒味兒。

市長 呃，我不過叫你留意留意罷了。至於說到內部的事情跟安得烈夫信上所提到的小過失，我是沒有什麼話說，而且說起來也奇怪。因為世界上沒有一個人沒有過錯。喂，這

是天生成的，服爾泰這一派的人有一個大毛病，就是反對這個說法。

阿姆摩斯 市長，你對過失有什麼高見？罪惡有種種不同的罪惡。我公開對人家說我受賄賂，但是那是什麼樣的賄賂？幾條小獵狗。這絕對是另外一件事情。

市長 呃，小獵狗也好，或是其他的東西也好——賄賂總是一樣的。

阿姆摩斯 市長，決不是。譬如說吧，要是有人收下一件值五百塊錢的皮大衣，或是一條給他太太的披肩……

市長 那麼，你把小獵狗當作賄賂收下的話，究竟算什麼？你不相信上帝；你從來就不上教堂；我可至少有堅固的信仰，而且我每個禮拜天都去做禮拜。你可是……哦，我知道你：要是你開始講起創世的說話，我的頭髮也會豎直起來。

阿姆摩斯 可是你要知道，這件事情是靠我自己的聰明想出來的。

市長 不過，有時候，聰明太多比完全沒有聰明更糟。然而，我只不過想把地方法院提一提罷了；老實說，決沒有人上那兒去偷看的；像這種可欽佩的地方，上帝一定會保佑它。至於講到你，路加·路克希，你身為教育機關的總監，對於各位教師，你得特別加以注意。當然他們都是有學問的人，在各種專門學校受過教育；可是他們有很奇怪的舉動，

這當然是跟他們的教育職業分不開的。譬如說，其中有一位，臉兒胖胖的那位……我不記得他的名字……每逢他走上講堂的時候，沒有說是不做鬼臉的，像這樣，（做鬼臉）然後就把手伸到他領帶下去摸平他的鬚鬚。當然，要是他對每一個學生做這種鬼臉，那倒沒有多大的關係，或許需要這樣，也說不定；這一層我倒不去管它；但是你想，要是他對一個參觀的人這樣來一下——那簡直可怕得很：欽差大臣或者別人會誤會到自己身上去，天知道，結果會弄成怎麼樣。

路加 不錯呀，可是我對他有什麼辦法？我已經跟他說過了好多次。對啦，沒有幾天以前，有一個貴族長偶然走進講堂裏去的時候，那位教師便做出我從來沒有見過的那種鬼臉，當然，他是出於好心才這麼做，我可挨了一頓責備。他們問我，「幹嗎要把自由思想灌輸給一班青年？」

市長 還有那位歷史教員，我也得對你提一提。他滿腦袋的學問，這是一望而知的，而且他可以說是博古通今；不過他講起書來，熱心太過，弄得你就不懂。我有一次聽他講書：呃，在他說到亞述人跟巴比倫人的時候，倒還不壞；可是一講到馬其頓的亞力山大的時候，我就不能對你說他幹的是什麼。媽的，我還以為着了火呢！他從講台上跑下來，提

起一張椅子，使勁往地下一摔。當然，馬其頓的亞力山大是一個英雄；可是幹嗎要爲他把一張椅子摔得粉碎呢？公家的財產可遭殃啦。

路加 是的，他是一個火性的人。我已經對他說過好幾次……他說，「聽你的便，爲了學術，我是不惜性命的。」

市長 是的，這是命運的不可解釋的法則：聰明人不是酒鬼，便要做出這麼一付鬼臉，叫你不敢領教。

路加 這碗教育飯我真不要吃！你見什麼人得怕什麼人：各種人都好干涉你，而且他們還要表示，他們都是聰明人。

市長 這還算不了什麼——媽的，最討厭的就是那私行察訪！他忽然會伸進頭來這麼說：「哦，乖乖，你們都在這兒！這兒的法官是誰？」「阿姆摩斯。」「行，把阿姆摩斯交出來！誰是平民醫院的總監？」——「阿特米。」——「那麼，把阿特米交出來！」這才糟呢。

第二場